



左：《云南日报》1938年4月29日全文刊登尹国华营长的家书；右：尹国华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句诗表现了身陷安史之乱战火中的诗人杜甫期盼得到家书、挂念亲人、心系国事的情怀。笔者在收集整理台儿庄战役史料时，读到了部分当年参战将士的家书，从这些家书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抗日英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壮志，也能体会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英雄柔情。

尹国华望妻子“俭约持家”

1938年4月8日台儿庄大捷后，60余万中国军队集结在鲁南，准备与日军决战。日军也调集30余万精锐军队，分六路向徐州迂回。李宗仁致电蒋介石，指调第六十军增援。

4月22日8时许，作为六十军先头部队的183师542旅1081团2营刚赶到陈瓦房村，即与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的一支搜索队遭遇。营长尹国华一看尽是平原，无险可守，一面命令部队立即进入村内，构筑阵地准备战斗，一面率领尖刀排向敌搜索队奋勇攻击，消灭了这一小股敌人，夺回了陈瓦房。这时日军的一个大队赶来包围了陈瓦房。

尹营与敌展开激战，反复肉搏，面对几倍于己且配有坦克、大炮的日军精锐部队，尹国华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全营官兵抱着“以身殉国”的决心，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与四面冲来的敌人白刃搏斗，逐屋逐院争夺。从早上一直战斗到傍晚，没有后退一步，年仅30岁的尹国华及全营5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

尹国华殉国后，《云南日报》的记者前往其家慰问，见其妻端庄和蔼，正怀抱不满周岁的幼子在庭前戏耍，尚不知丈夫已经牺牲。记者便以前方战况相询问，她从书橱里拿出几天前收到丈夫寄来的信和照片，让记者看。尹国华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韵鸥爱妹：到信阳后寄出三次信，都收到了吗？近来剑生（其幼子）已在牙牙学语了吧……两女近来也能执笔学书了吗？这虽是她们还爱学好，同时也是环境允许她们，不然，如在战区的孩子，逃亡之暇，哪能再求学哟。希望你以后再带着他们去同摄影一影寄来……韵鸥，在家要俭约持家，用一文钱要有一分钱的代价，同时，省下一文钱，捐助国家，也就是增进一分的抗战力量……至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很兴奋这一次能有机会去和敌人周旋，为了我们国家的存亡，我很愿意与日本鬼子拼命到底，即使不幸而战死，也算是我平生的夙愿了。”

董文英盼子“以继吾志”

在台儿庄战役禹王山阻击战中，第182师1078团团长董文英率部奉命守卫在台儿庄东侧湖山、窝山一带。此间，他曾给妻子贺茂莲写过一封家书：“……奉令守卫台儿庄东翼的湖山、窝山阵地，虽尚未接敌，但连日来，我官兵已伤亡多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身为抗日军人，负有保卫我神圣领土重任，此为我与阵地共存亡报效国家，竟素志之时也。我如为国牺牲，身无长物，家中所遗什物悉归茂莲，盼善抚子儿以继吾志，勿过分悲戚，炮火连天，不暇详囑……”

这既是一封家书，也是一封遗书。从信中可看出董文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还体现了董文英作为丈夫和父亲对妻子的关爱和叮嘱，希望儿子长大后继承父志，报效国家的殷殷期望！

董文英所部坚守的湖山、窝山阵地战事异常激烈。日军在飞机、重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发起一次次的强攻，阵地硝烟弥漫，弹片乱飞。董文英沉着指挥，一边加强火力坚

守阵地，一边伺机反击，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狡猾的日寇让伪军刘桂堂部在夜色中偷偷地尾随董团，并命令少数伪军穿上我牺牲士兵的军服混入军中。

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董文英率部到达了湖山团指挥所。正在清点人数时，不料指挥所里突然响起了枪声，董文英连忙下令部队肃剿攻入团部的伪军。此时，日军的后续大部源源不断涌来，里应外合，很快占领了团指挥所。万分危急中，董文英率领5连反复冲向指挥所，均被敌人的强大火力压制。2营营长张言谨见董团长的左手小指被子弹击穿，流血不止，请求他下阵地包扎。董文英说：“这种关键时刻，如果我下了阵地，军心会动摇，我决不能离开！头可断，血可流，阵地拿不回来，我誓与阵地共存亡！”

在激烈紧张的冲杀中，2营张营长胸部中弹，董文英派人将他送往后方治疗，自己又与日军展开拼杀。敌人的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董文英的头部，他壮烈牺牲于湖山阵地前沿。

黄人钦劝新婚妻子“另嫁”

四月鲁南的夜晚，还有一丝凉意，刚刚打退鬼子的一次进攻，战场上死一样的沉寂。黄人钦，这位29岁的滇军上尉连长毫无睡意，他从怀里掏出绣着梅花的洁白手帕，陷入了回忆：

1937年10月2日，在六十军1082团军营里，一场婚礼正在举行。新郎正是黄人钦，新娘是昆明女子中学的学生商幼兰。蜜月才过几天，10月5日，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出滇北上抗日。当黄人钦告诉妻子和家人马上就要随军出征时，大家都惊呆了，亲友们劝说：“你蜜月未满，如果请假，长官会批准的。”黄人钦慨然答道：“日军侵略中国，多少个家庭在生灵涂炭，匈奴未灭，何以成家？”他对妻子深情地说：“幼兰，保家卫国，好男儿自当投身沙场！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只有牺牲我们的小幸福了。”临别前，商幼兰送给黄人钦一只绣有他最喜欢的梅花的手帕。

4月23日拂晓，日军的炮弹像暴雨一样覆盖而来，顿时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炮击刚一停息，日军便在十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开始了进攻。连长黄人钦立即指挥战士们进入被炸成蜂窝状的阵地，迎击潮涌而来的日军。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人坦克，轻重机枪密集开火扫向正在进攻的敌人。炮兵们主动配合步兵，把炮弹准确地打向接近阵地的日军。面对涌向阵地的日军，黄人钦率队奋勇冲杀，与敌肉搏，血战终日，不幸在冲锋时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战友们在给黄人钦整理遗物时，在他的衣服口袋里，那只绣着梅花的洁白手帕已被鲜血浸透，里面包着一页被染红了信纸。这是一封写给新婚妻子尚未来得及寄出的信，上面写着：“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不幸，希汝另嫁，幸勿自误。”

不知道新婚妻子商幼兰得知丈夫阵亡的噩耗和看到这封信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和境况，可是家乡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国捐躯的年轻英烈。他所在的部队将他的血衣和遗书寄回了他的家乡，乡亲们在其祖坟地里，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以示悼念。

「文中风云」

一九三三年，徐玉诺在烟台

金传胜

徐玉诺是五四时期一位著名诗人与小说家，他生于河南鲁山，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先后在吉林、福建、山东等地教书育人。作为五四时期“产量”极大的诗人，徐玉诺在1922年编辑出版的诗集《将来的花园》，揭露当时社会黑暗，引起较大反响。叶圣陶曾为其写了万言长篇评论《玉诺的诗》，鲁迅亦有意将徐玉诺的小说集结出版。

徐玉诺一生不畏权势、特立独行，根据秦方奇先生编撰的《徐玉诺年谱简编》（2008），徐玉诺曾先后两次与烟台结缘。第一次是1933年秋，应朋友张默生之邀任教于烟台八中。第二次是1936年秋至1937年8月，在烟台益文商业专科学校（现烟台二中）任教。

笔者最近发现了一则有关徐玉诺1933年在烟台期间的史料《徐玉诺漂泊烟台》，刊于1934年1月25日《上海周报》第3卷第9期。《上海周报》系综合性周刊，1932年12月1日创办于上海，由上海周报社编行。该刊可能有国民党背景，时有支持“剿共”的内容，登过不少貌似有史料价值，实则不足为信的“揭秘”文章。不过也刊发过主张抗日及其他有价值的文章。与《徐玉诺漂泊烟台》一同刊载的还有《鲁迅屈服叶灵凤》《杜衡太太是贤妻》《孙大雨师大丑闻》，同题为《文坛旧事录》，作者署“太史公”，显系化名，真实身份待考。

《徐玉诺漂泊烟台》一文不长，其中写道：讲到文学研究会的历史，就不能忘却《将来的花园》的作家徐玉诺了。周作人说：“是于悲哀深有阅历的”，“微笑的脸”，“永远旅人的颜色”，“是大乐天家”（见寻路的人），但是谁知道这位诗人走到没落的路上了呢……去年秋天忽然又漂泊到烟台，在山东第八中学校教两班国文，但诗人总竟没落了。他的名字，再不能激起青年们活跃的心。徐玉诺来到烟台，每天总觉得很清闲，自己要出周刊，出日刊，但是没有成为事实，后来觉得无聊了，便到小舞台去评戏，每天在报纸上做些捧戏子的小文章。出乎人们的意料，在十月十三日的《东海日报》登着徐玉诺征求伴侣的启事，登报征求伴侣，在烟台还是破天荒的事，而启事的措词，更幽默有趣，兹照录如下：“徐玉诺征求伴侣：敝人独处九年，深感不便，今征求伴侣，凡北方女子年在四十岁以上，能缝纫，善做面条，并无嗜好，愿与敝人技术合作者，请来八中教育宿舍接洽。”

应该说，《徐玉诺漂泊烟台》一文的内容是基本可靠的。作者“太史公”较为熟悉徐玉诺的文学创作，并对其生平活动也多有关注，他还特意引用了周作人的《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1923），对徐玉诺走上没落之路表达了慨叹与同情。文章虽短，却提供了不少信息，值得注意。

关于徐玉诺在烟台的文学活动，好友张默生曾经在《记怪诗人徐玉诺》一文中回忆了自己邀请徐氏来烟台任教的情形。该文说徐玉诺在烟台热衷于蹦蹦戏，大捧一位唱戏的坤伶玉莲花。“他先在报上发表他关于蹦蹦戏的伟论，他说这种艺术，可称真实无比。以后便去给玉莲花导演，有时为她修正剧本，为她邀约观众，人力财力，多方损失，他却以为极乐。”

张默生也曾提到徐玉诺在报上刊登征求伴侣的启事，并介绍了大致内容：“他初来时，感觉烟台山明水秀，风光旖旎，不禁兴高采烈，自以为得其所哉！不意几天过后，忽又感到寂寞，竟在报上登其征求伴侣的启事，惹得烟台教育界一时又传为笑谈。”经考证，徐玉诺1913年初与张澄臣结婚。徐氏于启事中自谓“独居九年”，大约是指夫妻多年来聚少离多。正如张默生所言：“此处请读者不要误会，玉诺君是从不谈恋爱的人，而且那时年仅三十五六岁，若是有意恋爱，又何必征求四五十岁的老太婆呢？他不过想到就做，至于可做不可做，他却不管。”徐玉诺作为“怪诗人”的面貌于此可窥一斑。

作者“太史公”多次感慨徐玉诺及其他五四时代作家走上了没落的道路，并向读者抛出了问题：“消极，颓废，使许多人没落了。我们的诗人也正在走着没落的道路，但是此外他不能追寻更宽的道路吗？年来许多的诗人都没落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指出的这一问题值得深思。自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部分作家，在新文化落后确实走向了消极、颓废。这是天才型文学家的天性使然，抑或动荡的社会在个体性格上的投影？

烽火家书中的英雄柔情

写于台儿庄战场之上

郑学富